

口红

池莉 小湊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池莉
小涓
著



口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口红 / 池莉, 小湫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0.5

ISBN 7-5399-1464-5

I. 口... II. ①池... ②小... III. 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5008 号

书 名	口 红
作 者	池 莉 小 湫
责任编辑	汪修荣
责任校对	白 天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封面印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正文印刷	盐城印刷厂 通州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75
插 页	2
字 数	27 万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3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464-5 I·1372
定 价	1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赵耀根和好友宁岸同时爱上了江晓歌，赵耀根捷足先登，不顾双方家庭的反对毅然与江晓歌结婚。在一次斗殴中，赵耀根为救内弟江晓鸥冒名顶罪，江晓歌不惜用恐吓等手段救他出狱。赵耀根愤而辞职到深圳经商，终成暴富。由于种种误会和情感纠葛，赵耀根抛弃了妻子与风尘女唐燕影同居。江晓歌下岗后历经失败，终于办起自己的服装公司。好友宁岸却因人生失意误入歧途，江晓鸥也因盗卖股票沦为死囚……赵耀根意识到自己的过错，离开唐燕影决定与妻子复婚。就在此时，出于嫉恨唐燕影指使人绑架了他们的爱女。为救爱女，赵耀根不幸中弹……

这部小说堪称《来来往往》姊妹篇，内容丰富，故事性强，情节曲折感人，叙述比电视更到位更精彩更吸引人。

我们不是改编剧本，而是彻底用小说的笔调重新写作一次，让枯燥的剧本对白变成流畅的文字，保持剧本最精彩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走向，保留剧本最原始的故事形态，增加文学阅读的体味感、想像力和回味感。这样的小说，似乎更简洁，更好看和更好读了。我们把它叫做剧情小说……电视剧播放过了就过去了，而精美的纸质小说，它可以永远留在我们身边，伴随我们人生的整个旅途。这就是我们写作这部小说的初衷。

——池莉

第 一 章

人们生活着。日子如流水一般不知不觉地过去。有时候蓦然回首,发现历史就在我们的脚下,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居然就是今天所有结果的原因。为什么生活总是这样,给予我们的是结果,而我们却不能驾驭自己命运的原因呢?

二十年前,一个初春的好天气,几辆自行车顺着沿江大道飞骑而来,洒下一串欢快的铃声。

这是一群青春正好的小伙子大姑娘,他们大大咧咧,旁若无人,像一阵风般掠过宽阔的街道。小青年赵耀虎和江晓鸥如同开路先锋,精神抖擞地骑在最前面;紧接在他们后面的当然就是他们的主将,成熟健壮、富于主见的赵耀根了;赵耀根后面是他的妹妹赵耀珍和好朋友宁岸。这群青年都已经参加工作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了。工人阶级是当时社会最走红的领导阶级。所以这群青年的脸膛上都焕发着自豪的旁若无人的光彩,身上都穿着最流行最时髦的蓝帆布工作服。他们一路掠过,引得路人好不羡慕。

当然,他们当中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宁岸。宁岸是一所中等专科学校的教师。他与众不同地戴着眼镜,身穿中山装,

足蹬皮鞋，显出几分斯文和儒雅。

黑黑胖胖的纺织姑娘赵耀珍，巴结地与宁岸骑了个并肩。她不时朝宁岸意味深长地看一眼。她喜欢宁岸那副略含着一丝苦涩与忧伤的神情和模样。她很想找机会与宁岸说话，可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江晓鸥双手撒把，哈哈大笑；赵耀珍也学着他双手撒把，也哈哈大笑。

大家都挺兴奋，都在笑；他们在奔向一个秘密。

长江就在他们身边滚滚流淌。江上夕阳残照，水面跳动着桔红色的粼粼波光。几只燕鸥追逐着缓缓而行的巨轮盘旋飞翔。巨轮的汽笛兀然一声长鸣，其声充塞于天地之间，回荡在两江三镇，好不令人心情振奋！

他们离开大街，拐入堤外的一条小路。

堤外是一片临江而建的民居：地势低洼，房屋破旧，道路狭窄泥泞。江晓鸥不得不重新握起车把，但他并没有因为路况不好而将自行车减速，还是颠簸着朝前冲。大家也都随着他往前冲，同时发出兴奋的呼哨声。

赵耀珍的车摇晃起来，她下意识地尖叫：“宁岸哥宁岸哥！”

宁岸赶紧扶稳了她的车。宁岸天性乐于助人，更乐意帮助女孩子。

赵耀珍朝宁岸羞涩地莞尔一笑，轻轻说了声：“谢谢。”

他们终于停在一幢小屋的门前，各自支好了自己的自行车。

小屋的墙根荒草丛生，木质的门框似乎已经腐朽了，门上吊着一只锈迹斑斑的挂锁，显得破败不堪。这幢小屋与他们想象的距离太大，大家脸上不由露出意外之色，情绪也有点低

落。宁岸也很意外,这是他费尽心机为赵耀根借的房子。宁岸的学生告诉他说房子不太好,很久没有人住了。但是他没有想到会这么差。

敏感的宁岸抱歉地对赵耀根说:“房子是太差了一点。每年夏季这里都要被洪水淹没,房子都泡坏了。我另外再去想办法吧。”

赵耀根却高兴地将房门钥匙抛起来,看着它在空中旋转坠落,然后轻巧地将它一把接住:“不用另外再借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漂亮的房子。它马上就将是我的新房。我喜欢它!”

赵耀根是这群青年中最老的青年,他今年年底就要满三十岁了,他参加工作已经十几年了,他从一个最底层的码头搬运工人做到了半脱产的团委书记并拥有了一份轻松的工作,他还有什么不懂?他早就觉得自己饱经沧桑了。赵耀根非常明白,就是这种房子,也是来之不易的。在一个阶级斗争激烈的社会里,谁敢轻易把房子借给他人?谁能够担保别人不是坏人?谁不害怕受到牵连?只有宁岸,他割头换颈的好朋友才肯为他冒这种风险,也只有正人君子宁岸,才能够获得他人的完全信赖,从而借得到房子。

房子是为赵耀根借的,见他如此喜欢,大家自然也就喜欢了起来,宁岸的负疚也变成了快乐。赵耀根捅开锁,推开门。大家呼隆一下拥进屋去。

宁岸很有经验地首先进入厨房。厨房很小,但肝胆俱全,有锅有灶有盘子有碗,还有一摞蜂窝煤。水池上的水龙头已经生了锈,可宁岸伸手一拧,自来水就汨汨地流了出来。

赵耀珍兴奋地说:“有水有水!”

宁岸又去拉了一下电灯开关,电灯立刻发出了桔黄色明

亮的光。

赵耀珍说：“还有电！”

宁岸说：“有水，有电，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倒是有了。不过我还是觉得房子太破旧了一点，做新房太委屈了耀根和晓歌。”

赵耀根说：“我不觉得有什么委屈。有这么大一套房子做新房，这是我和晓歌的福气。”

赵耀珍说：“是啊，有水又有电，条件够好的了。再说也就是度过一段新婚的日子，借的房子总是要还的，我的新嫂子也总得要回我们家的。”

江晓鸥也说：“我想我姐姐会有心理准备的。爱情的力量会战胜一切的。”

赵耀珍说：“是啊，晓歌姐在信上说她跟着我大哥流浪要饭都不怕。”

赵耀根揪了揪妹妹的辫梢：“偷看私人信件是犯法的。”

大家都笑了。这套房子虽然陈旧破败，年轻人的朝气和欢声笑语却使它充满了生机。

秘密结婚，总归是一件特别刺激的事情。大家都为自己能够参与这个秘密而感到格外自豪和格外有责任感。人人都在抢着动手，恨不能一下子把这间破败的旧屋变成漂亮的新房。宁岸成了总指挥。大家齐动手，一会儿就将这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赵耀根袖着手四处端详，说：“好了，我觉得这就很像新房了。”

宁岸说：“不行，这只是做清洁，大体上整理整理，然后还要作统一的布置，张灯结彩是必不可少的，大红喜字我让耀珍去剪，该贴的地方都得贴。你和晓歌的合影也要挂起来。还

口
紅

有对联,我不想买现成的,我要亲自给你们写一副……”

“好了,”赵耀根打断他说,“太麻烦了,因陋就简吧。”

“那怎么行!你和晓歌多不容易,要办就得办得像个样子,不然你也对不起她。你什么都别管了,就等着当新郎吧,这些都由我来办。”

赵耀虎说:“宁岸哥大包大揽的,好像是你自己结婚似的。”

江晓鸥说:“这才叫做割头换颈,肝胆相照!”

割头换颈,肝胆相照。就为这八个字,宁岸不仅自动放弃了对江晓歌的追求,还在最艰难的时候给予了他们无私的帮助。这就是宁岸的做人原则:仁义。宁岸的古典书籍读得太多了,“忠孝节义”的做人原则深深渗透了他的世界观。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一再受到政治运动的猛烈批判,宁岸还是保留了自己的许多看法。他始终相信中国的传统文化绝对不可能都是糟粕,一定拥有大量的精华。毛主席不也说过“古为今用”吗?宁岸就是一个古为今用者。他对自己的好朋友,必须“义”字当先。

江晓歌是宁岸的初恋。敏感如宁岸,当然也知道江晓歌并不讨厌自己的。宁岸曾经非常热衷于这种柏拉图式的恋爱游戏:他喜欢她,她也喜欢他,但是他们都默喻于心,并不将这种喜欢说出口;他们若即若离却心心相印,带着一点淡淡的忧伤,也带着一点淡淡的甜蜜;这种感情太美丽太纯洁了,真是晶莹剔透一尘不染!宁岸认为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爱情。江晓歌圣洁如清水芙蓉,是宁岸的偶像,被宁岸无比地爱惜着,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在他眼里,江晓歌永远是一个清清爽爽的女孩儿。这女孩儿当然是属于他的。宁岸一直非常耐心地等待着水到渠成的那一天,因为他们都还那么年轻。可没想到

半路杀出一个赵耀根。赵耀根对江晓歌的求爱方式让宁岸目瞪口呆。赵耀根认识江晓歌的第一天就宣布他爱上了她，并且立刻就向江晓歌展开了电闪雷鸣般的强攻。宁岸不得不承认赵耀根是有魅力的。赵耀根的魅力就在于他的粗犷和透明，他的怎么想就怎么说和怎么做；对于女人，也许还得加上他壮硕如山的可以依靠的身躯。他几乎是在片刻之间就强攻得手，让宁岸的水磨功夫变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宁岸看出赵耀根是真的喜欢上江晓歌了，所以宁岸告诉自己：他必须退让。

没有人知道宁岸心中有多苦，包括江晓歌。但是宁岸的自豪与痛苦同在，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只有真正的男子汉才能够做到不重色轻友。

“宁岸哥，请喝水。”

赵耀珍将一杯开水递到宁岸面前。她看着宁岸，毫不掩饰对他的那份特殊的关怀与体贴。

宁岸收起胡思乱想，接过水杯。他明知道赵耀珍对自己怀着满腔热情却故意视而不见。赵耀珍是赵耀根的小妹妹，在宁岸眼里，她也就是自己的亲妹妹。况且赵耀珍似乎从来就是一个傻乎乎的小丫头，宁岸怎么可能对她产生其他想法呢？

赵耀珍说：“宁岸哥，我心里怎么总有点惶惶的，你说我哥哥他结得了婚吗？”

宁岸说：“没问题，我看结得了。虽然两家的家长都不赞成这桩婚事，但现在毕竟是新社会了，法律保护婚姻自主，恋爱自由。”

“不过，”宁岸郑重其事地对赵耀根说，“在你们结婚之前，最好还是再耐心地做做你妈的思想工作，你们家的态度是最

重要的，因为是你家娶媳妇啊！”

赵耀根说：“我和晓歌谈恋爱五年了，我都快三十岁了，晓歌也快二十五岁，我们已经是晚婚模范了。这几年来，我的嘴皮子都磨破了。没有用。撼山易，撼我妈难，因为她从根本上接受不了晓歌这种媳妇，她喜欢那种像她一样的泼辣能干的家庭妇女。真是开玩笑！难道我工人阶级的赵耀根就不能拥有文雅秀丽的老婆吗？宁岸，我实话告诉你，但凡有一线转机，我就不会想出秘密结婚的下策了。还是按照既定方针办吧，我们都严格地对外保守秘密，到结婚典礼之后，生米煮成了熟饭，我们夫妻双双再拎着礼物去看望两家老人，我亲自到江家向我的岳父岳母谢罪，我也会给我妈磕头赔罪的。大丈夫能屈能伸，该做的我都会做。他们心里肯定不痛快，但也会很快就会过去的。要不然，我和晓歌将永远都结不了婚的。”

赵耀根永远都有他的主见。大家都愿意听宁岸分析情况，包括赵耀根，但是最后的决定总是由赵耀根作出。赵耀根在整洁干净的风子里转了几圈，然后告诉大家，他决定五四青年节那天举行结婚典礼。

机灵的江晓鸥立刻就算出了时间，他惊呼：“五四青年节？那不是只有十二天了？”

大家在兴奋之中又被强烈地刺激了一把。

宁岸说：“你和晓歌商量的没有？”

赵耀根神秘地说：“我就是故意不和她商量的。她既不知道我们结婚的日期，更不知道这一处房子。因为我要给她一个天大的惊喜。”

江晓鸥说：“啊，多么浪漫啊。我大姐就是喜欢这种情调的。”

宁岸说：“女孩子都喜欢浪漫情调。现在的关键在于：大

家在事前一定一定保密。结婚的用品一定要悄悄地搬运过来。尤其是耀珍,千万沉住气,可别在你妈面前露了馅。”

赵耀珍满怀斗志地说:“好,好,我一定听你的。”

年轻人们都神秘地相对一笑,摩拳擦掌的,秘密眼看着近了。

五四青年节一天一天地近了。别人都沉得住气,小丫头赵耀珍可真是有一点激动得受不了了。她几乎每天都找借口跑出去逛商店,然后把结婚用品藏着掖着带回家里。赵耀珍的失态,早就引起了她母亲的怀疑。于是,很简单,有一天,赵家姆妈从女儿的枕头套子里面翻出了新婚嫁娶用的软缎被面等什物。赵家姆妈像捉贼一样把赃物光明正大地放在堂屋的饭桌上,等女儿下班回家,劈头就是一声吼:“耀珍,这是什么意思!”

赵耀珍惊慌失措地支吾道:“没有什么意思啊。”

泪水从母亲脸上无声地淌了下来,顿时就把赵耀珍吓傻了,连声地哀求:“妈妈,妈妈。”

母亲夸张地擤了一把鼻涕:“你们一个一个的人大心也大了,我是管不了了,哪天我也像你爸那样,两眼一闭,两腿一蹬,我好了,你们也好了,大家都清静!”

赵耀珍的泪水也就滚滚而下了:“妈,你不要说这样的话好不好?”

赵家姆妈软硬兼施地说:“耀珍啊,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妈的掌上明珠。妈有两个儿子,妈不稀罕他们。儿子将来娶了媳妇就忘了娘。我靠的就是你了。只有你和妈最贴心。我的儿,告诉妈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怎么藏在你枕套里面?你今天要是不说出来我就死在你面前了。”

赵耀珍哭起来:“我,我不能说。”

赵家姆妈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佯装不信任女儿的样子说：“小小的年纪就动歪心思了，是不是和哪个男人好上了？”

赵耀珍急了：“妈，你不能冤枉人啊！这不是我的东西，是大哥结婚用的。”

赵家姆妈万分震惊，气愤得噎在那儿，上气不接下气，白眼直翻。赵耀珍赶紧为母亲拍胸捶背，生怕母亲真的一口气上不来断送了性命。赵耀根秘密结婚的消息也就不再成其为秘密了。

就在赵家姆妈给女儿上演苦肉计，赚出了赵耀珍秘密的时候，赵耀根正准备送给江晓歌一个天大的惊喜。

这是大桥服装厂下班的时候。江晓歌随着人流走出工厂大门。在一大群青年工人当中，高挑、苗条和文静的江晓歌显得是那么出众。赵耀根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隔得远远的，江晓歌就看到了赵耀根和他的自行车。人在等人的时候总是有点傻头傻脑的，聪明绝顶的赵耀根也不例外。看他那副痴等的傻样子，江晓歌开心地笑了。她随着下班的人流一直走到赵耀根面前，向正朝远处张望的他“嗨”了一声。

“吓我一跳！你从哪里来的？怎么就像突然从地里钻出来的？”

“我不是从地里钻出来的，我是一直走到你跟前来的。”

“那我怎么没有看见你？”

“因为我们厂里的漂亮姑娘多，你看花了眼睛。”

“你们厂漂亮姑娘的确不少，可是能够吸引我的只是那个最漂亮的姑娘。”

“少说恭维话！”

“我没有恭维，这是事实。”他拍了拍自行车，“来吧。”

江晓歌忽然意识到他们这是在谈恋爱，在打情骂俏，她连忙回头看了看，发现同事们正看着他们窃窃私语，似乎还在偷偷地笑着。她有点不好意思了，赶紧小跑两步，轻轻地跃上自行车的后座。

赵耀根有意炫耀他的车技，让车在下班的人流中一路蛇行，骑得飞快。江晓歌紧张地扶住车的坐垫，心里却忍不住想笑，想快活地叫上两声。他们很快就越过了人流，骑到一条行人稀少的宽阔马路上，这时候赵耀根反而放慢了车速，江晓歌也从紧张状态中松弛了下来。江晓歌很自然地伸出胳膊，轻轻搂住了赵耀根的腰，将她的脸贴在了赵耀根宽阔壮实的脊梁上。

这就是江晓歌感到最踏实的片刻。隔着春天的薄薄衣衫，赵耀根的肌肉在她的胳膊内侧柔软地滑动，她稍稍用一点力，就能够切切实实地感觉到柔韧的肌肉在绷紧，显出钢铁般坚硬的内质。她听得到赵耀根的呼吸声，也听得到他强壮的心脏在胸腔中怦怦地跳动。她还嗅得到他身体的气息，有点甜蜜，也有点酸涩，如浓浓的米酒一般醉人。她有点微醺了。她不想说话，也不想下车，暗暗希望能够就这样沿着他们的生命之路永远地骑下去。江晓歌就是这样毫无道理地恋爱着。

一条高低不平的小路把江晓歌颠簸得清醒过来，她这才发现赵耀根将她带到了一个十分陌生的地方。长到这么大，江晓歌真的还不知道在她居住的城市里居然有这样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浸淫在晦暗潮湿的气息之中。她问：“我们这是去哪里？”

赵耀根不吭声，只是一味地蹬着车。

“好啊，你还和我卖关子。你不说话我就下车了。”

赵耀根还是不说话。他知道江晓歌绝对不会下车。他给

江晓歌制造了一个悬念,就得把这个悬念保持到最后一刻。

赵耀根终于吱地捏了一把车闸:“下车吧。”

江晓歌轻盈地跳下车:“这是什么地方?”

赵耀根忍不住满腔的得意,说:“这是咱们的家!”他将“咱们”两个字咬得特别重。

站在这间小屋里,江晓歌在微微颤抖。这是一个清清洁洁的家,五脏俱全的家,温馨可爱的家。不!这完全就是他们的新房!

赵耀根问道:“感觉怎么样?”

“太好了!”江晓歌回头看着赵耀根,“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因为我想听你这一句‘太好了’。”

“这都是从哪里变出来的?”

“哪里变出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真的喜欢?”

“我喜欢,真的喜欢,一百个一千个喜欢。”

“就是太简陋了,有点配不上你。”

“不,是太奢华,这么大一套房子,就我们两个人住,就像在做梦!你简直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

江晓歌有点情不自禁,一下子扑进赵耀根的怀抱。赵耀根用他粗壮的胳膊紧紧地搂住江晓歌,将头埋进她的脖颈,深深地嗅着她身体的芬芳气息。他们拥抱了很久很久,江晓歌差不多快要窒息了,才慢慢地松开来。

赵耀根带着江晓歌细细地欣赏了这套房子里的一切。小客厅正面的墙上有赵耀珍剪出的双喜字,有宁岸亲笔撰写的喜联;另一面墙上挂着他们放大的合影;一张桌子上花花绿绿地堆放着朋友们送的礼品,有开水瓶,有新锅新碗,有枕套枕

巾,有玩具娃娃……家常日用的东西几乎应有尽有。

“它是一座宫殿!”赵耀根说,“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圣殿!”

江晓歌崇拜地看着赵耀根。自从第一次看见赵耀根,她就对他怀着崇拜与畏惧,这么高大的一个男人,这么强悍的一个男人,这么凛然不可侵犯的一个男人,这么孔武有力的一个男人,这么卓尔不群的一个男人!直到现在,他们已经在谈婚论嫁了,江晓歌一旦靠近赵耀根,她就忍不住想流泪。她喜欢与他在大街上并肩而行。迎着来来往往的姑娘们羡慕的目光,她会高高地昂起头,心中涌出无限的骄傲和自豪。她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怎么此生此世会有这样一个男人属于自己?她也一直担心她会突然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其实一无所有。可是,突然间,这个男人就把一切送给了她!

“耀根,”江晓歌幸福得有一点害怕地说,“我有点怕。”

“怕什么?”赵耀根挺着胸脯,铿锵有力地,“有我在这里,你还怕什么?”

“我怕我妈妈,我什么都还没有对她说。我怕老人们生气,他们要是气病了怎么办?就这么偷偷结婚,我还怕人议论,怕人们觉得我们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怕对你的进步和前途有影响。”

赵耀根把江晓歌揽在怀里,理直气壮地说:“傻丫头,我们都要结婚了,我们之间干什么事情都是正当的。至于我们两家的家长,我们没有时间和耐心等待他们了。我们把饭做熟了,端上桌了,他们不想吃也得吃下去。马上就是八十年代了,咱们中国已经在起变化了,那种追求个人幸福就要被打成个人主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应该挺起胸膛,理直气壮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幸福。你看看我们周围,大家谁不是在努力奋斗,创造自己的新生活?毛主席说了:‘一万年太